

夜半，大伯为他打开了通往天台的小铁门，从门外蜂拥而入的冷风让顺发打了一个寒噤，同时让他的肌体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，握着照相机的手微微颤抖，他终于来到了这个向往已久的地方，伟大的作品就将在今晚诞生了！他迫不及待地将腿伸向门外，却在伸到一半时被大伯截住了。“发，”在家里大伯总是这么叫他：“快下雷雨了，按照规定天台上是不能待人的，你要拍就快点儿，拍几张就算了，拍完就下来，别忘了锁门，我还要去值班呢。”“大伯，你放心吧，我很快的。”说话间，顺发就来到了门外。大伯朝乌云滚滚的天空送了一道忧心忡忡的眼光，轻轻掩上了门。顺发狠狠地做了一个深呼吸，好像要把天台上所有的空气都装进肺里似的，环视这片现在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天地，心里不断涌动着一股“上九天揽月”的豪情，他觉得自己不能不大叫一声，否则此生就有虚度的可能。正当他嘴巴张大的时刻，身后的铁门又被推开了。“发，千万别弄出声响，要让别人知道我放你上来，我的饭碗可就不保了。二十分钟啊，就二十分钟。”“大伯，放心吧，我一定悄悄地，不会让别人知道。时间一到我就下来。”顺发压低声音，刻意地沙哑着回答。这安抚很有效，犹如签妥一张保险单，大伯终于放心地去值班了。

顺发很夸张地轻轻跺了一下脚，终于把积压在内心的兴奋和喜悦恰当地释放了出来，然后直扑天台的边缘，举起相机，不由分说就是一通狂拍，很快，百多米见方的平台就被他拍了三圈半。

这里是滨海南金沙酒店楼顶天台上的制高点，一盏警示灯在粗壮的避雷针下闪着醒目的红光，四周边沿焊着一圈半人高涂成银白色的

铁栏杆，除了工程维修人员，一般人是不被允许随便上来的。要不是大伯在这里当保安主任，顺发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到这样的机会的，更何况他们已经违反了酒店规定。

乌云在天上铺了厚厚一层毯子，神经线样不时划过天际的闪电就是这毯子的金色镶边，隆隆的雷声渐渐逼近，酒店周围已陷入一片寂静，但地面百万灯火却愈发璀璨，天台被蒸腾的光雾笼罩着，几束激光由下往上直刺天穹，刺不穿厚不可测的积雨云，却魔幻般地托起了整个天台，让这艘巨轮瞬间失去重力，脱离支撑，在滨海湾的上空神奇地悬浮。

顺发贪婪地感受着这种天外来客似的梦幻，手中的照相机好像变成了巫师手中神秘的魔棒，只轻点一下，便把当下的美景一股脑儿地吸了进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拍得有点儿乏了，于是靠着栏杆坐了下来，凝视着远处星火点点的海面，浓浓吐了一口气。他掏出手机，打开，屏幕背景是一个非常清新亮眼的女孩，那是他的女朋友，不，这样说并不确切，只能说是他心目中的女朋友，因为她开出的价码实在太高了，高得让顺发喘不过气来，最近她还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另有一个追慕者是如何向她大献殷勤，让顺发觉得套在颈上的枷锁越勒越紧，如果不加快脚步就将无可奈何花落去了。上次陪她逛商场，她在钻石柜台前流连忘返，喃喃地说那个人要送她一枚钻戒，不过又对顺发表示她没答应，但是这种宽慰却让顺发的心收得越发紧了。

钱呢？钱在哪里？去问父母亲戚朋友借吧，开不出这个口，借大耳

窿吧，利滚利，弄不好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搭进去。好几个夜晚他都辗转反侧，对着自己的银行账户发呆，左算右算，就是不吃不喝，也要五六年才能勉强买得起一颗扁豆大小的钻戒，再说就算买好奉上，对方看不看得上还是个未知数。唉，顺发思前想后，决定还是把自己心爱的照相机卖了，再加点积蓄，也许可以讨女朋友一个欢心。但正应了那句俗谚：天无绝人之路。正当他把拍卖相机的信息放上网时，看到了一则摄影比赛的广告。

你能拍出震撼人心的照片吗？这正是我们需要的。一等奖奖金两万元现金及一套顶级摄影器材。

顺发眼前顿时一亮，顶级摄影器材暂且不论，两万元的钻戒已经让他有足够的底气向她求婚了。他浑身的热血顿时沸腾了起来，摸摸额头甚至有点发烧，害得他连灌三杯凉茶，这才将一腔骚动稍稍压抑住。

钱已不成问题，摄影器材也不成问题，但“震撼”到哪里去寻呢？这接踵而来的问题不禁让顺发伤得脑筋抽痛。忽然他吃吃地笑了起来，这并不是他的脑神经运作机制发生了障碍，而是因为他的眼光恰巧落在电脑的屏幕保护画面上，那正是一张滨海南金沙的全景图。

雷的轰鸣让顺发感到时间的紧迫，他又选了几个角度拍了几张，然后靠在角落里翻看刚才的收获。

一会儿的功夫，三百多张照片全看完了，顺发的脸上却丝毫不见任何被震撼的迹象，他在失望之余不禁有些疑惑，这么好的位置，这么好的角度，这么好的氛围，这么好的时机，这么好的照相机，加上

自己无论怎么讲也说得过去的摄影技术，怎么就拍不出哪怕半张能让自已有些惊喜的照片呢？难道今天不是自己的黄道吉日？他满腹无奈却心有不甘，百无聊赖地把照片一张张往回翻。

一张，两张……十张，百张……忽然他翻到了两三张黑魑魑的照片，一瞧，画面上竟是护墙外沿的下水槽，他苦笑了一声，顺手删去了两张，刚要把第三张也删去，画面上一道细微的彩虹让他紧急收回了快要触到“确认”键的手指。

这道彩虹太显眼太奇怪，与黑暗的背景是那样的格格不入，凭着专业素养，顺发很快确认这是反射光，问题是在这浓重的夜幕下阴冷的下水槽里哪儿来的反光体呢？

好奇心驱使顺发在触摸屏上把那块区域放到最大，他看到光是从下水槽落水口的边缘发出的，可至于那究竟是什么光，却依然模糊不清。

难道是镜头粘了灰？他从随身的背包中掏出气囊，对准镜头吹了吹，又用专用绒布小心翼翼地擦了几遍，试拍了一张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，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他在删除时甚至有点懊丧。

雷声越逼越近，顺发知道时间所剩不多，一道闪电自上而下劈在不远的海面上，惨白的强光把他瘦长的身影深深地烙进脚下的水泥地里，顺发一阵心悸，头脑中瞬间却灵光一现，在这种天气中拍到闪电打在天台上的机率是很高的，如果能够幸运地捕捉到那一刻，那么获第一名的可能性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了。这么想着，他迅速为相机架好了三脚架，镜头直对楼顶的避雷针，同时按下了延迟曝光的按

钮。刚做完这一切，他的手机便振动了起来，看一下，是大伯发来催他快下的信息，可他并不想就此罢手，便回了一个，说再多五分钟。当然他并没有这个把握，老天爷会在规定时间内把一等奖双手送上，不过只要多争取到一分钟，那么获胜的希望就会多陪伴他一分钟。

用弹指一挥间来形容顺发的处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，五分钟很轻松地就滑过去了，而顺发却一无所获。大伯倒是很有工作效率，第二则催促的信息又准时发来了。无奈，顺发只能快快收拾好，举着照相机恨恨地最后按了一下快门，便跨进了小铁门，把满天翻滚的风云留在了身后。

狭窄的生铁工作楼梯上，顺发一步一顿，胸腔里无数闷雷，他郁闷得不行，转头，眼看着离梦想越来越远，他双膝一软，在阶梯上坐了下来。忽然，他看见照相机还开着，于是想把它关了。可是他的手指马上又僵在那里，因为那道神秘的彩虹又浮现在了屏幕上。

两秒钟之后，顺发又冲上天台，来到下水槽上方，举起相机，瞄准落水口的边缘，拉近，再拉近。透过镜头，可以看到顺发的眼珠像充了气一样鼓了起来，他自己觉得呼吸沉重，耳际除了自己的心跳声，其他的声响仿佛都被隔离了出去。他用力眨着眼睛，最后还是借助雷声确定所见并非虚幻。

在镜头中，他看见在落水口旁斜靠着一枚一块硬币大小的透明钻戒！

幸运和不幸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，背靠背，彼此互不相干，却让拥有它们的人生活在冰火两重天里，顺发当下的感受就是这样冷热兼

备。

他的脑子里已是一片空白，所有的意念都高度灌注在这颗小小但足以改变他人命运的石头上。

“啪”，一颗冰凉的雨点飞快地打在了他的额头上，顺发领悟到这是老天爷给他发出的指令：快点！

下水槽在一道约三十度的斜坡下，离顺发的位置约有五六米，虽然附近没有任何工具可用，但看上去只要探一下身子，还是有可能够到的。尽管水槽只有巴掌来宽，肯定不足以承受一个成人的重量，并且下面就是令人胆寒心惊的百多米垂直弧形外墙，但与顺发心中对幸福的渴求相比，都已微不足道。

千万别误会顺发是昏了头，其实他始终是很冷静的，在快速而缜密的推演后，他决定用腰带作为保险带，经过测量后发现还差一截，于是又把照相机的背带接了上去，他用力拉了拉这条保命带，确信够结实，然后他把带子扣在栏杆上，脱下鞋子，小心翼翼地跨了出去。他并没有忘了他的相机，因为他的计划中还有一箭双雕的用意——既拿到钻戒，又能寻到一个不可能的拍摄角度。

在踏上斜坡的当儿，顺发打心眼儿里感激他的母亲没有把恐高症遗传给他，要是换成一般人，在这个高度，恐怕骨头早已软成一滩烂泥了。

一阵夹着雨水的海风呼啸掠过，他连忙再蹲低一点，让脚底和斜面更紧密地贴在一起，一手揪着保险带，展开另一条臂膊向钻戒伸去，不成，差得远呢，顺发现在才领悟到“咫尺天涯”这个词语是多么的

形象和准确。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他只得硬着头皮上了。

他谨慎地往后挪了寸许，慢慢抬起右腿，想要套进保险环里，此时全部的体重移到了左腿上，让他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。但是他仗着敏捷的身手，还是把右腿精准地套了进去，现在他的长度已陡然增加，心中志在必得的信念也立马飙升。可是他却忽略了一点，现在他的重心已完全移到了上半身，而前面空空如也，除了一片刺眼的灯火，没有任何可以搭手的地方。

顺发一寸一寸向前探着身子，他瞳孔中的钻戒越显越大，他眼中也好像射出一道彩虹，与钻石的虹交相辉映，最后汇成了一道。就在这刹那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顺发心里一惊，脚下一软，整个人朝前扑去，要不是他脚踝套在保险环里，毫无悬念地他就此将化为那万千灯火中最凄惨的那点。手机还在急促地响着，听在顺发耳朵里就像是一道在给他倒计时的催命符。

现在的顺发犹如一只倒挂的壁虎紧贴在斜坡上，双手只能利用摩擦力死死撑住，右腿玩命似地勾住保险带，全身一阵阵发冷发麻。安定片刻，他发现那枚钻戒居然离他只有不足半尺，只要松开僵直的关节，把身体撑长，是完全有把握一举成功的。于是他深呼吸告诉自己放松紧绷的肌体，向着目标延伸，再延伸。

闷雷在头上炸开，闪电精准地劈在了楼顶的避雷针上，四周刹时亮如白昼，顺发眼睁睁错过了这个镜头，他内心的沮丧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。

不过马上他发现真正的危险已骤然降临。豆大的雨点大大削弱了

他的附着力，更要命的是那枚钻戒在雨点的撞击下已开始摇摇欲坠，随时会掉入落水口，让顺发一切的希望都付诸东流。就在他决定做最后一搏的时刻，跟在身后的照相机被他的手臂一带，迅速地滑向水槽边缘，就在滑过他脸部的瞬间，镜头竟转了过来，伴着一道闪光，快门不可理喻地自动响了，随即告别顺发惊骇的表情一头扎进黑暗的深渊。

顺发无助地躺在斜坡上一动也不敢动，手腕上的吊带传来照相机悬在半空晃荡的信息，而那钻戒依然与他若即若离。雨势渐大，顺发突然觉得身体一沉，右腿一直，双手猝不及防地直撑到了下水槽里面，他的心在咽喉处艰难地喘息着，他转头侧耳，结果听到了这世上最恐怖的音效：皮带扣在剧烈地咯咯作响，显然他事先低估了自己的体重。钻戒此时就在他的手边，可是他已腾不出任何力量来拿取。

就在顺发沉浸在空前的绝望中时，他感觉有股力量把他往后直拽回去，回头一看，看到大伯正憋足全力拉他的腿。

“发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”大伯的上身大半外露，雨水淋淋的脸已扭曲得失去了人形。

顺发与绝望渐离渐远，但眼中钻戒的影子也越变越小了。

不知哪来的勇气，他突然吼道：“慢！大伯，这里有一颗钻戒，你放一点，我就可以拿到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疯话！”

“大伯，是真的，就放一点，放一点，求求你。”

顺发感觉大伯的手松了一下，于是努力向钻石伸出手去。



“再松点。”

离钻石越近，顺发知道大伯的身体越出栏杆也越多。

“再松点。”顺发用剧烈颤抖的指甲拨着钻石前面的淤泥，向身后几近疯狂地嘶吼。

“发！”

平静不带一丝哀求的呼唤此时如天籁沁入顺发的心灵，他停止了一切动作，像中了定身法。

“发，我老了，撑不住了，我们回家吧。”

雨水在顺发身边唰唰作响，把他从里到外洗了个透。

静默足足持续了五秒钟，顺发终于开口了：

“好，大伯，我们回家。”艰难地吐出这句话后，顺发涕泗交流，因为这用尽了他有生以来最大的勇气。

“咚。”当顺发和大伯相拥瘫在栏杆旁时，他听到钻戒跌进落水口的响动，他没再回头，那已不再重要。

数月后，那张被命名为《绝望》的照片为顺发赢得了摄影比赛的冠军，顺发用奖金买了一枚钻戒送给大伯作为给未来儿媳的见面礼。分手的那天，对着女友远去的愤怒的背影，顺发笑得很轻松，这使他又忆起那夜的情形，用手指估算了一下，才发现当时他可以取到钻戒的距离仅为-

两毫米。

完

字数：4984